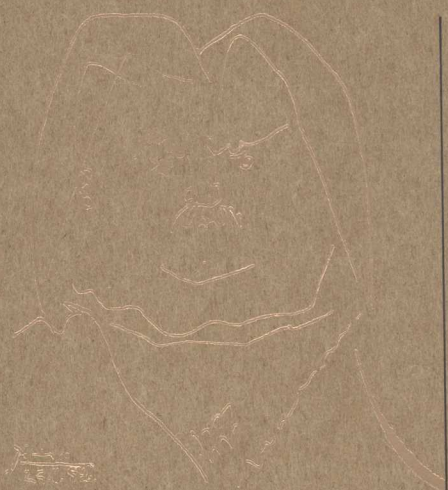


巴尔扎克选集

公务员

资中筠 译



五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014907889

Ⅳ

巴尔扎克选集

公务员

资中筠 译

I565.44

177

V9



I565.44
177
V9



北航

C1694996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作者像

译本序

——十九世纪法国的官场现形记*

资中筠

不朽的著作之所以不朽,在于它虽然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民族,却能超越时间和空间,保持经久的魅力,使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读者受到启示和感染,从而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

《公务员》可以称得起是这样一部著作。比之早在我国脍炙人口的名著如《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它也毫不逊色。这部作品以官僚体制这个至今折磨着人类文明社会的怪物作为剖析的对象,单凭这一选题就显示出作者作为现实主义大师的独到眼力。故事情节很简单:一个政府部门的司长病逝,从而位子出缺;围绕着司里两个处长谁来补缺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勾心斗角的争夺。最后,书中的主人公,正直、能干、效忠国家而又深孚众望的拉布丹,因致力于改革政府机构而落得身败名裂,被迫辞职。另一个处长包杜阿耶不学无术,昏庸无能,是大家所公认的蠢材,却被提升为司长,而且授以勋章。通过这场斗争,巴尔扎克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以十九世纪法国社会为背景的巴黎官场风俗画,也是一部辛辣无情的官场现形记。这里有卖官鬻爵、尔虞我诈的腐败的官僚政治、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查理十世复

* 本文原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公务员》一书的译本序,1989年曾收入该社的《巴尔扎克选集》。

辟王朝时期的种种弊端得到了痛快淋漓的揭露。因此,作者把本篇归入《人间喜剧》“风俗研究”部分的“巴黎生活场景”。^①

巴尔扎克以他特有的夹叙夹议笔法,深刻揭示出一个庞大、臃肿、“为庸人所创造,取悦于庸人”的官僚体制。在那里,“只有懒汉、低能儿或小人才有立足之地”,正直的人很难摧眉折腰忍受下去。这种地方,一部分人才高位卑,一部分人尸位素餐,不知浪费和摧残了多少才华,“逼得聪明人玩世不恭,天才走向绝望”,“勇敢的人心灰意懒”。甚至看门的杂役都劝告新来的年轻人不要那么卖力气,因为“那是绝对爬不上去的”。这个庞大的官僚体制,“像一块沉重的幕布,横在要做的事和能够下令去做的人中间”。一份促进生产的兴修水利计划可以在卷宗里躺上七年;“报告尽管写得漂亮,法国却濒于破产了”。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制度使“权与能分家”,“一个国家似乎不会由于一个有才华的公务员让位于庸才而立即受到亡国的威胁……但长此以往,国家会逐步衰亡”。

但是,自上到下已经有这么多庸人的切身利益同这官僚体制联系在一起。他们从大臣到小公务员都是这个制度的寄生虫:一个大臣“经过十多年的议会斗争,在过筛子一样反复审查政策的过程中受尽折磨之后”,终于被某一派封为大臣时,已经是近六十的人了,早就在进退浮沉之中弄得身心交瘁。他每天要调和各种利害关系,应付各种阴谋诡计,于是练就了一套遇到困难就搪塞过去的本领,“习惯于断断诡辩,而不是明辨是非”。下面的各级公务员则不论原来是诗人、画家,或是行政干才;也不论当初有过多大的抱负,一旦卷进这官僚机器,渐渐地,热情、意志和希望就统统被磨掉了。他们终于成为一群“侏儒”,胸无大志的井底之蛙,每天在死气沉沉的小天地里蝇营狗苟,为保住自己的饭碗,或者为在有可能时再挤上一层台阶而挣扎。所有

① 巴尔扎克把《人间喜剧》分为“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三部分,“风俗研究”部分又分为“巴黎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私人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和“军旅生活场景”。

这些人,不论其本身地位如何,共同形成一股因循守旧、反对一切改革的力量。如果一位有识之士敢于指出弊端之所在,想要进行某些改革,首先是不为人所理解,而且必然要威胁一些人的“存在”,也就必然要碰得头破血流。书中的主人公拉布丹的悲剧就在于此。他不该具备与公务员的卑微地位不相称的胆识。他和包杜阿耶的优劣愈是昭然若揭,两个人的结局就愈显示出官场的天平。作者还借一名玩世不恭,惯于冷嘲热讽的公务员毕西沃之口,说明这不是偶然现象。毕西沃正是因为了解到这两个人的人品高下,才把宝押在包杜阿耶身上,而且证明是押对了。英才总是要让位于庸才,改革者总是败于守旧势力,这是官僚体制带有规律性的特点。拉布丹最后被迫辞职的时候,辛酸地悟出一点道理来:他的全部错误就在于自以为会对国家有点用处而竭力效忠。当他下决心弃官经商时,忽然感到像丢掉了一副枷锁,天地都开阔起来。在他走后,许多公务员也纷纷离去。尾声是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之后,昔日车水马龙的衙门已几易其主,只有当年留下来的两个杂役在那里慨叹今不如昔。查理十世的反动王朝终于树倒猢猻散了。

巴尔扎克自称充当了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的书记官”,但是他的作品意义远不止此。诚然,他所写的官僚体制和公务员是十九世纪法国所特有的,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和民族特点,这些公务员同契诃夫或果戈理笔下沙俄政府的小吏有不同的气质,那官场世态也各有千秋。但是,从衙门里腐朽的习俗、无聊懒散的气氛、上面的昏庸和下面的怠惰,以及一群庸庸碌碌的小人物的精神状态中,却可以看到某种共性。推而广之,凡有官僚体制之处,总有某种现象、某种弊病、某种性格,使人感到似曾相识。还可以信手举一个例子:书中以不多的笔墨对大臣的专职秘书作了一番描述:那种在部里优越于其他公务员的地位;那种工作效率极高而又不表露任何创见的独特才能;那种只为一个人服务,必须承受一切而不允许稍露头角的处境,不能不使人钦佩作者深刻的观察力和惊人的概括力。

就整个官僚机构而言,巴尔扎克以生动的形象所揭示的现实刚好可以同马克思从理论上的概述互相印证:

既然官僚机构就实质而言是“作为形式主义的国家”,那么就目的而言它也是这样。于是,国家的现实目的对官僚机构来说就成了反国家的目的。官僚精神就是“形式的国家精神”……因此,它不得不把形式的东西充作内容,而把内容充作形式的东西。国家的任务成了例行公事,或者例行公事成了国家的任务。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它的等级制是知识的等级制,上层在各种细小的问题的知识方面依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依赖上层,结果彼此都使对方陷入迷途。

……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个人的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①

那么,官僚体制究竟是从何时开始,于何时为烈,是何种政治制度的产物,又如何才能消灭呢?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们尽可以去探讨、争论。巴尔扎克则认定它是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议会制度的产物。在他看来,过去那种国王大权独揽的君主专制制度要简便得多,因而也优越得多。这就是后世批评家经常指出的,巴尔扎克的伟大现实主义和保王派立场的矛盾。他痛感拿破仑失败后法国的衰败,“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成为泡影,留下的是庞大的赤字、沉重的赋税和尾大不掉的官僚机构,因而也时时流露出在当时法国人民中普遍存在的对拿破仑的追念。但是他更缅怀的还是路易十四时期的封建王朝。他看透了资产阶级的残酷、虚伪和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他对那个社会中金钱威力的描述简直可以为《共产党宣言》作插图和注脚。可是他却一味向往自己所未曾经历过的王朝,向往那灿烂辉煌的气派、人才辈出的盛世,而忽视了它反动、黑暗的一面。他对查理十世的统治失望之余,却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02页。重点号是原有的。

归罪于王室权力太小,处处受议会的掣肘。他一方面为社会的种种不平而愤慨;另一方面又对一个门房的儿子同贵族后裔平起平坐大加非议。所以他发了许多切中时弊的精辟议论,却开不出像样的药方,他的政见常是混乱而自相矛盾的。尽管如此,归根结底,他的现实主义还是战胜了他的偏见,他没有按照自己的好恶来安排书中人物的命运,而是听任他们按照社会的客观规律而浮沉。正如马克思所说:“伟大的作家是能够具有凌驾于他们自觉信念和态度之上的见识的。”^①

巴尔扎克是以写人物见长的。古往今来多少优秀的文学作品激荡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灵,往往不是由于曲折离奇的情节,而是由于那栩栩如生、性格鲜明而又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人间喜剧》更是一次自觉的、空前规模的塑造人物的伟大创举。作者在总序中说,他是从动物学家那里得到启发的。他说:

……在这方面,社会和大自然有相似之处。由于人活动的环境不同,社会造就了各种类别的人,其种类之多,不也和动物一样吗?士兵、工人、政府官员、律师、二流子、科学家、政治家、商人、水手、诗人、穷光蛋、传教士之间的区别,尽管更难掌握一些,决不亚于狼、狮、驴、乌鸦、鲨鱼、海豹、母羊等等之间的区别。因此,社会的分类和动物界的分类一样,过去存在,将来永远会存在下去。既然布丰^②可以写出这样一部表现整个动物界的辉煌巨著,那么,不也可以照样写一部表现社会的作品么?

他接着指出,人和动物一样,都是在互相搏斗中求生存。但是由于人的智慧远远超过动物,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比动物要复杂得多,因此写人物必须与生活相联系,而生活又离不开整个社会风俗。所以写“人、生活和风俗”,就成为《人间喜剧》的创作宗旨。

^① 柏拉威尔:《马克思与世界文学》,中译本第429页。

^② 布丰(1707—1788),法国著名博物学家和作家,以文体优美著称,著有《自然史》等。

这真可以说是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事实上，那卷帙浩繁的《人间喜剧》的确显示了作者塑造人物的非凡天才。那里面人物数量之多，社会面之广，时代感之强，形象之生动，典型意义之深刻，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从整体上讲，很少能与之匹敌的。

《公务员》的写法别开生面。像一出戏，场景不多，角色却极多。不论是主角、配角、跑龙套，每一个人出场时都有一番描写，或繁或简、或浓或淡，都能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每一个角色的性格、言谈举止和装束都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他（或她）的身世和社会地位。待全部人物一一登场表演完毕，读者——也可以说是观众——好像结交了许多新相识，随时回味，声音笑貌都历历在目。

在众多的人物中，塞莱斯蒂娜·拉布丹夫人是写得特别成功的一个（本篇初稿原名《卓越的女人》，就是指拉布丹夫人）。她聪明、美丽、才华出众，虽然出身不是贵族，但受过最完备的名门闺秀的教育，具备做贵妇人的一切条件。她心比天高，渴望跻身于社会最上层，甚至出入官廷；然而时运不济，偏偏嫁给了除去区区处长职务之外一无所有的拉布丹。于是她使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为改变自己的地位——也就是丈夫的地位——而奋斗。作者对这个人物用的是工笔画的笔触。首先为她的出场作了别具匠心的铺垫，刻意渲染她家里的排场和布置，点出那环境处处显示出女主人内在的“高贵气质”，处处散发着“娴雅和美”，甚至用散文诗的排笔这样描绘她的沙龙：

像……秀丽的小湖。湖面如镜，有小岛宛在水中央，妩媚多姿而不失其质朴；妆点整齐而不掩其天然。虽有丛丛绿树做伴，参差掩映，却仍不免孤寂之感。环湖四岸既经垦殖，又野趣盎然。外面辉煌而热闹，内里极尽人间的和谐、优美。

拉布丹夫人就在这样令人神往的背景衬托下，“淡妆素抹，带着艺术家所欣赏的本色出场了”。至此，读者仿佛见到了布景优美的舞台上光艳照人的女主角出台亮相，禁不住要喝彩。接着作者一次又一次对她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以至发型、服饰，以欣赏的笔调，作

了极其细腻的描述。使人感到,作者本人也情不自禁地为这位美丽的夫人而倾倒。但是,对于裹在这超凡脱俗的仪表下面的最庸俗的虚荣心,作者笔下可毫不留情。他同样细致入微地写出了这女人灵魂深处的强烈欲望,她用尽聪明才智,目的无非是争取丈夫升官发财,第一步先抢到司长的位子,年收入增加到一万二千法郎;然后再设法在自己的姓氏前面加上贵族的头衔。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为了要使自己的沙龙和另一位夫人的沙龙一争高低,尽管那个女人品行不端,为她所不齿;还有能坐上华丽的马车同当时新旧贵族的夫人并驾同游而已。她为达此目的所用的手段,就更不“高雅”了:她不惜卖弄风骚,跟那面目可憎、品德卑劣的秘书长德·吕卜克斯调情,还进而设法去勾引大臣!书中在形容她为了赴大臣家里举行的小聚会而精心打扮自己时,用了这样一句话:“从来还没有一个妓女像这位正经女人那样在自己身上花这么多心血!”这句尖刻的评语不仅刺透了拉布丹夫人的灵魂,也揭穿了那些高贵雅致的沙龙里,在衣香花影、谈笑风生之间进行着的肮脏交易。很难简单地说,拉布丹夫人算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巴尔扎克对她充满了欣赏和同情,同时又予以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剖析。他对她的怀才不遇无限惋惜;同时又毫不手软地让她在现实生活中一败涂地。更重要的是,他使读者意识到,拉布丹夫人的行为并不是出自她特有的品质;相反,却是在当时上流社会的妇女中司空见惯的。她还自以为比别人高出一筹,因为她毕竟还忠于她丈夫,并没有真的委身于人,没有像其他公务员的妻子那样,“做一些可耻的交易以补薪给之不足”。再说,那些男人也不见得更高尚些,她对他们只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这样,小说像剥笋一样,层层剥开了当时法国政界冠冕堂皇的外衣,揭示出它寡廉鲜耻的内幕。

拉布丹夫人机关算尽,最后还是失败了。击败她的对手是一个她没有见过,也决不屑一顾的小市民女人——包杜阿耶的妻子伊莎贝尔。她在每一点上都和拉布丹夫人是两个极端:形容猥琐,从小担负着沉重的家务,既没有受过像样的教育,也没有见过世面;一生只看过

一次戏,还不会欣赏。她家的寒酸、吝啬也同拉布丹家的阔绰、豪华形成鲜明的对照。拉布丹家经常高朋满座,都是经过夫人精心挑选的贵胄、名流;而包杜阿耶家的座上客只不过是为数有限的几个小市民,其中一个本堂神甫就算是学识最高深而为他们崇拜备至的了。然而,真正的力量和智慧却在包杜阿耶家。因为拉布丹家实际上负债累累,而包杜阿耶家却有余钱放债,家道蒸蒸日上。塞莱斯蒂娜自以为见识高超,却对真正才能出众的丈夫很不了解;伊莎贝尔尽管对包杜阿耶百依百顺,心里却比谁都明白他是个蠢货。两个人都为丈夫的晋升而费尽心机,都在那个掌握他们命运的关键人物德·吕卜克斯身上下功夫。塞莱斯蒂娜运用的是自己的美貌、魅力和交际手腕,确也使得对方一时间为之神魂颠倒;伊莎贝尔使用的则是冷冰冰计算出来的利害关系和金钱的力量。这两个女人斗法的胜负是有深刻的象征意义的。作者通过高利贷者羊腿子之口一语道破了真谛:“和往常一样,胜利总是属于金币的。”

高利贷者高布赛克在本篇中代表着金钱的力量。巴尔扎克另有著作专写高布赛克其人。这里对这个人物着墨不多,但是简单的几笔已足以勾画出一个贪婪、狠毒、心地像金币一样硬而冷的、杀人不见血的老守财奴形象。连他的签名都像一张血盆大口:“贪得无厌,永远张着,抓住一切,吞噬一切。”一张有这个签名的纸条,可以使那掌握着部里多少公务员命运的不可一世的德·吕卜克斯俯首听命。其威力之大,可想而知。除了高布赛克之外,忒弥斯咖啡馆里还聚集着一群同一类型的老守财奴。他们脸上“道道皱纹里都好像刻着百分之三十的贴现率”;他们好奇的眼光都像“饿虎扑食”一般;他们的脑袋晃动一下,会使人“感到好像听见了没上油的机器的嘎嘎声”。如果不是作者本人吃尽了高利贷者的苦头,深感切肤之痛,是怎么也想不出这样入木三分的比喻的。

部里的秘书长德·吕卜克斯是巴尔扎克笔下纯反面人物中写得很出色的一个。他对这个人物深恶痛绝,以最强烈的蔑视和厌恶予以

无情地鞭挞、尽情地挖苦,把他从外表到灵魂深处的丑恶、阴险、卑鄙、狡诈,以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领,描绘得淋漓尽致。他用了种种不堪的比喻来形容此人:畜生中的爬虫类、昆虫中的苍蝇、寓言中让猫儿为自己火中取栗的猴子、听候猎人召唤的猎狗,以及善解人意而又曲意逢迎的管家婆、老于应付嫖客的妓女,等等。此人一方面神通广大,权势炙手可热;另一方面,地位岌岌可危,像一块腐烂的木板。但是他靠了种种卑鄙的手段,毕竟还能得逞于一时。故事结尾时他梦寐以求的议员位子已经在望。这样一个毫无操守,没有任何政治原则的人同样是时代的产物。他是拿破仑失败后,法国政权更迭频繁,政局动荡,在新旧交替时各种势力互相倾轧、社会价值标准混乱的空隙中应运而生的人物。通过他这样一个人物的发迹,暴露了整个官僚体制的堕落、腐朽和社会的不公。作者深刻地指出,这种坏事做尽的人物,却是法律和道德都管不到的。于是,揭露这种人物的任务就落到了像他这样的“喜剧诗人”身上。可以说,巴尔扎克是在自觉地完成自己所意识到的历史使命。

除了几个突出的主要人物外,本篇还出现了大量的公务员的群像。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个性,“这一个”截然不同于“那一个”。其外貌、衣着、举止、习惯,也都五花八门,连两个略微相似的人也找不出来。但是他们又都有着无可否认的共性,都是一望而知的公务员,有着共同的处境和命运。这种艺术手法,有些像我国一些历史古城中著名的罗汉堂:庙里几百尊罗汉千姿百态,没有两个是重样的,但他们又都确凿无误的是人们心目中的罗汉,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所不同的是,巴尔扎克笔下是一群有血、有肉、有灵魂、有个性的活生生的人,这样的大手笔是非有极深的功力所不能至的。

巴尔扎克五十年坎坷的一生中,阅历极广,涉世极深。这一点,作为作家,也算是得天独厚了。他的作品的影响力最终来源于他深厚的生活基础。否则,纵有生花妙笔,恐怕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很

早就立志写作,对自己的才能深信不疑,曾借一篇小说的青年主人公之口表达这样的雄心:

我握着罗盘,站在俯瞰大洋的百尺岩石之巅,惊涛逐浪,像千万匹白马奔腾。我心中规划着自己的未来,用一部部文学作品来填满那蓝图,就像一个测绘员在荒原上设计着一座座宫殿和城堡。^①

他的确成功了。许多宫殿城堡已成颓垣败壁,而巴尔扎克用来铺满他人生道路的文学作品却经受了历史风雨的考验,至今生命之树长青。

最后,应当说明,巴尔扎克的作品很少是供消遣之作。《公务员》更加不是。它不是以引人入胜的情节使人爱不忍释,相反,有时那离开情节主线的冗长议论、对人物或景物过细的描写以及大量的旁征博引,会使人读来感到吃力,甚至枯燥。小孩子看小说(其实大人也在所不免)往往急于知道情节的发展,遇到大段的议论或描写就跳过去。如果对巴尔扎克的作品也采取这种读法,那就是“买椟还珠”,所得无几了。读这类作品决不像吃冰淇淋那样清凉快意;毋宁像是嚼橄榄,初尝多嫌苦涩,仔细品去,自会感受到其味无穷。它也不是那秀丽明媚的青山绿水,使人置身其中顿觉心旷神怡;却更像怪石嶙峋,道路崎岖的山岗,如果你不怕艰难,肯去攀缘,就能领略峰峦叠秀,风光无限。再下功夫去挖掘,还会采掘到奇珍异宝。诚然,读这类书不会使人轻松愉快,却每每发人深思。巴尔扎克把《人间喜剧》各篇都称为“研究”,意在请读者同他一起去研究、去思考。一遍一遍地读下去,你不仅会为作者对世态、对人的灵魂挖掘之深而心折,而且还会惊奇地发现:一百五十年的距离是多么的短,人类,毕竟还很年轻!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① 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海滨惨剧》中路易·朗贝尔语。

献给生于波西亚的

赛拉菲纳·桑塞弗里诺伯爵夫人

为了避免落前人窠臼，我必须博览群书。几天前，我翻阅了十六世纪作家伊·班戴洛^①的三百篇多少有点滑稽的故事。伊·班戴洛在法国鲜为人知。这三百篇故事全部收入最近在佛罗伦萨出版的《意大利故事家全集》。在这些故事中，您，还有伯爵的姓氏时时跃入眼帘，使我如见其人。夫人，这是我第一次通读班戴洛作品的原文，发现每篇故事，即使只有五页，也必冠以一封致国王、王后，或当代最显赫的人物的措辞亲昵的信，使我颇感惊讶。这些姓氏中有米兰、皮埃蒙特（班戴洛的故乡）、佛罗伦萨以及热那亚的贵族。有芒图的多尔西尼，克雷玛的桑塞弗里尼，米兰的维斯孔蒂，托尔托纳的基多博尼、斯福尔扎、多里亚、弗雷戈斯、但丁·阿利吉耶里（那时仅存一人）、伏拉斯卡托尔等。还有法国的玛格丽特王后、德国皇帝、波希米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奥地利大公、梅迪契、博洛涅的萨乌利、帕拉维西尼、邦蒂沃格利奥，西班牙的索德里尼、科洛纳、斯卡利杰和卡尔多尼。法国姓氏有马里尼、安娜·德·波利尼亚克（德·玛西亚克公主和德·拉罗什富科伯爵夫人）、阿尔马尼亚克的红衣主教、卡奥尔的主教，总之，他那个时代所有名门望族都以同这位薄伽丘的继承者鱼雁往来为乐、为

^① 伊·班戴洛（约1485—1561），意大利作家，著有《轶闻》，风格与《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相仿。

荣。我也看到了伊·班戴洛本人的品质多么高尚：如果说，他以这些显赫的姓氏来装点他的作品的话，那么，他也决不肯背弃他的贫贱之交。继贝尔加姆的女伯爵加勒拉那夫人的名字之后，是一位医生，《罗密欧与朱丽叶本事》就是献给他的；在阿特莱那的那位雍容华贵的希波利塔·维斯孔塔夫人之后，出现了一名普普通通的轻骑兵上尉利维奥·利维亚诺；在奥尔良公爵之后，是一名传教士；在一位里阿里沃家族成员之后，出现了吕克西的商人，漂亮的吉罗拉莫·翁加罗，一个德行高尚的人。伊·班戴洛向他讲述，如何 *un gentiluomo navarese sposa una che era sua sorella et figliuola, non to sapendo*^①，故事梗概是纳瓦尔王后寄给他的。我想，我也可以效仿伊·班戴洛，把一篇故事置于 *una virtuosa, gentilissima, illustrissima contessa Serafina San-Severino*^② 的庇护之下，向她倾诉被人当作阿谀奉承的真话。何必不坦白承认我是多么引以自豪？因为我能够亲自证明：无论是此地还是他处，无论是今天还是十六世纪，也无论当时当地的世风置作家于何等地位，那些受尽诽谤、辱骂和刻薄批评的作家，总能从美丽而崇高的友情中得到慰藉，因获得知音而稍减文学生涯之愁闷。您是多么喜欢巴黎，这世界的大脑，多少聪明才智无时无刻不躁动于其中；您又是多么理解它，只有您那威尼斯的细致入微的聪慧才能做到；您曾经多么热爱那如今我们已失去的丰富多彩的热拉尔沙龙，在那里，和伊·班戴洛的作品中一样，曾经展现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欧洲名画。还有那位名噪一时的危险的美人鱼迷人的首场演出，每每使您惊叹不已。既然您当时如此率真地道出了您的观感，那么想必您也会把我这幅风俗画置于您的庇护之下。画中所描绘的社会您不可能熟悉，但是有它

① 意大利文：一位纳瓦尔绅士同一个姑娘结婚，新娘是他的小妹妹，他却不知道。

② 意大利文：一位贤德、善良、人品出众的赛拉菲纳·桑塞弗里诺伯爵夫人。

独特的风格。我但愿能写几首诗献给您,因为您本人处处表现出心灵充满着诗意;但是既然一个可怜的散文作家只能奉献其所有,也许他能以您所激发出来的最诚挚而深切的仰慕之情向您顶礼膜拜,从而赢得您稍加眷顾,庶几不负他微薄的献礼。

巴尔扎克

在巴黎某些有教养、有思想的人聚居的地区，你大概遇到过好些类似拉布丹先生的人物。本故事开始的时候，他在政府某个最重要的部里当处长：年纪四十来岁，单凭那色泽柔美的灰发就可以使女人为之倾心，这头发还使他那郁郁寡欢的面容显得比较温和。一双火辣辣的蓝眼睛。皮肤还不失为白皙，但灼热而分布着几点鲜红的斑点^①。路易十五式的前额和鼻子，严肃的嘴唇，与其说是瘦削，不如说是消瘦了的修长身材，像是久病初愈。他的神情介乎漫步街头的人那种无精打采和事务繁忙的人那种若有所思之间。如果说，这样一幅画像可以使人对他先有一个概念，那么他的穿着就使这位人物的性格更加突出了。拉布丹先生经常穿一件蓝色长外衣，系一条白领带，背心是罗伯斯比尔式的，裤子是黑色不带绑脚的，足穿灰色丝袜，鞋子露在外面。每天早晨八点钟，他刮完脸，喝一杯咖啡提提神，然后就出门到部里去，像时钟一样准确，走的也永远是同一条路。其一丝不苟和拘泥刻板，真会使人把他当作一个正在走向大使馆的英国人。从这些主要的特征中你可以想见其人：身为一家之长，既有家事纠纷之累，又有公务繁忙之扰，不过总还算达观，能随遇而安；他是一个爱国并为国效劳的正直人；当做好事而遇到障碍时，决不回避；他谨慎，因为他洞悉世情；他对妇女彬彬有礼，因为对她们一无所求。总之他是一个饱经世故的人：对下级和蔼可亲，对同级敬而远之，对上级保持不可侮的尊严。本文写他的那个时期，你会注意到他带着那种已经把青年的幻想埋葬而变得胸无大志的人的冷漠神情；你会看到一个已经心灰意冷但还没有沦于颓唐的人，他还在坚持着当初的事业，但主要是

^① 巴尔扎克在其他作品中把这种皮肤特征说成是工作勤奋的标志。